當我看著自己費心插出的花而充滿成就感時
她們正腳踏實地的在耕田

陳芳雅

還記得三、四年前，已是資深老師似乎該以不變應萬變的我，不小心在學校圖書館中憶起小時候想開書店的夢想，一時衝動讓自己踏入了管理圖書館的無盡深淵：從一個完全的門外漢，天真的把圖書館當成不用自負盈虧的書店在經營。當時參考了數十間實體書店及幾個網路書店的分類上架模式，自創了一套類似書店的分類方法，然後又將圖書館的空間及動線重新規劃，讓原本的圖書館煥然一新。開幕時湧進大批的學生，而我，自以為在櫃台前有著像百貨公司周年慶時長長的人龍等著結帳（借書），就是成功。

後來報名參加竹教大 2 學分的小學圖書館管理課程，才知道原來圖書館有專屬的分類方法，那時心裡不斷的掙扎：圖書館與書店間該如何取捨？才剛大刀闊斧重新規畫的上架方式在短時間內又要重新來過合適嗎？這期間甚至曾叛逆的想說服自己：誰說圖書館一定要用所謂的類號，人就要跳脫框架才對，只要學生們願意進館借書不就好了嗎？然而，這樣自欺欺人的想法終究被圖書館所該肩負的重責大任給否決，最後理智還是戰勝了情緒。而承蒙老天爺的眷顧，剛好校長爭取到一筆不小的圖書館裝修經費，於是帶著志工趁著裝修休館的時間乖乖的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將一本本的書投進賴永祥中文十大分類法的懷抱。雖然現在寫出來只有短短幾句，但回想起那段時間，除了面對圖書館志工對於又一次大工程的不解與責怪，只有一句話可以形容：忍度書中日月長。等一切就定位，到發現讀者大量流失（因為找不到想看的書），到推動各種圖書館利用教育與閱讀活動，到讀者一個個回籠甚至超越書店式管理時期，面對借閱冊次及全校學生進館率倍數提升的結果，及不斷獲得來自各方的肯定，我又自以為這就是成功。

後來進了政大的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在老師嚴謹的帶領下，上了許多相關的課程，才發現：原來我做的事不過是圖書館經營中最基本最平常的事，圖書館中的世界是如此之大，人真的得透過「學」然後才會知「不足」，很多在學校推動的事務其實都只刮到皮毛而沒深入到血肉，讓我開始覺得應該全盤重新考量，然而總覺得不知如何下手。

直到五月底很榮幸也很感恩的跟著圖書教師輔導團到香港參訪當地的圖書館利用及閱讀教育。在四天的行程當中，馬不停蹄的參觀了六所小學及一場研討會，終於深深感受到了為何香港學生的閱讀能力國際評比可在短期間內大幅躍進，而我們砸了一大堆錢、喊了一大堆口號、寫了一大堆計劃、推了一大堆活動，結果學生的閱讀能力還是落後臨近的亞洲國家。在實地接觸了香港的圖書教師，了解了她們圖書館的經營及其閱讀課程的規劃與內涵，我受到了極大的感動。我發現：雖然我們學校圖書館負責人或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所擔負的工作份量及付出的時間也許不比香港的圖書教師少，但他們辛苦的在耕田而我們忙亂著在插花。然而，不論花插得再美、再藝術、再有誠意，沒有「根」的東西即使能短暫的讓人眼睛為之一亮，卻無法成長、不能結果。我覺得我們真的必須好好沉澱、好好思考，而非只是瞎忙。

最近在政大老師的口中聽到了一句話：不能「整合」就會被「合整」，這句話除了讓人會心一笑外也讓我銘記在心。在推動圖書館利用教育及閱讀教育的當下，我想香港的成功包括了從上至下、由下至上，從政策面、課程面及人力資源等做了非常強的整合，這會是我們最需要學習的部分，而不再只是各個學校靠著有無傻瓜式閱讀推手的運氣，個別單打獨鬥的進行，於是所有的推動可能因著人事的改變而有所起落，「教育」不該是這樣的形式，學生的學習更不該如此依賴機率。

該做的事真的還很多。